

雪拥故园

玉兰
一瓣

◎吴建

冬晨,刚从睡梦中苏醒过来的故乡,一片银装素裹,昨天天气预报说有雪,夜里小雪果然如约而至。披衣下床,启窗而观,小区的水泥路上、前面人家的黛瓦上、静默的枝条上,都轻敷着一层薄薄的雪花,好似一个略施粉黛的素洁女子,恬静优雅。

这样的美景如今在故乡难得一见了。年年暖冬,让雪花这一冬天的精灵也很少光顾我的故乡了。令人又惊又喜的是,2023年的第一场雪竟然这么早就光临“寒舍”(故乡)了。我轻轻地打开大门,一股寒风夹着雪花直往怀里钻。我信步走出院外,没带任何遮挡物,任由雪花像顽皮的儿童扑向我。它们撞在我肩上、停在我的头发上、栖息在我的衣服上,除了在我的脸上留不住,化作湿湿的雾气。有时,想抓住一个玩赏,它却轻盈地一闪。我漫步在乡间水泥路上,正是冬闲,路上行人稀少,我独行在这漫天飘舞的雪花间,在雪谱写的现代舞浓艳的旋律里,享受着雪带给我的惊喜和快乐。雪花轻盈地曼舞,时而密、时而稀,柔柔地、轻轻地,如白蝶翩跹、似琼花轻扬,袅袅婷婷,尽显她美妙的身姿。在白雪覆盖下的乡村,宛如一座美妙的童话城。

走到一户小院门前,只见院子里一个年轻的爸爸正在和他的儿子认真地堆雪人,爸爸铲了一堆雪,用铁铲拍拍实,再往前滚,雪球越滚越大。滚到院墙边停下来再拍成雪人的身子,儿子滚了一个小雪球做雪人的脑袋。不一会儿,两人便堆了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雪人。我又走近一家,瞧见大门口两小兒正在打雪仗。一孩团出一个雪球,朝前方的另一孩子砸去,那个孩子灵巧地一闪,躲过雪弹,立即将手中的雪球投向对方。两孩越战越勇,欢笑声不绝于耳。我站在一旁观战,享受着孩童们给我带来的下雪的快乐!

过了一会儿,雪慢慢地停了。一阵冷风吹来,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我转身回家,早起的母亲已将院子中间水泥地上的积雪打扫得干干净净,只有水泥地两边的菜畦里还覆盖着白雪。太阳从云层中露出了笑脸,阳光不是很强烈,但照在身上依旧能感受到它的温暖。我搬来一张木椅,坐在门框边,一边晒太阳一边欣赏这雪后初霁的美景。云层渐渐散去,太阳终于可以独霸天下了。阳光水银乍泄般地铺展开来,飞溅在白雪覆盖的屋顶上。白雪好像已经感受到阳光的力度,在束束阳光的敲打下,融化成涓涓细流,如同玩滑梯的孩子似的,调皮地顺着琉璃瓦蜿蜒而下,滴落在屋檐沟里,汇入落水管中,流向地面。而菜地里的白雪却不肯轻易就范,无论阳光怎样放肆地照射它,它依旧静静地伏在蔬菜上,不肯挪动半步。直到下午,它们才依依不舍地融化在地里。

雪,是大自然独有的水的精灵。它那轻盈婀娜的舞姿,让你感到兴奋、温馨和惬意。

冬天的故乡,少见花红柳绿、少闻硕果飘香、少聆河水潺潺,一切都显得单调而寂寞、沉闷而肃杀。但一场大雪,却让故乡鲜活起来。那飞舞的雪花,让故乡有了色彩、有了灵动、有了活力。



雪夜

◎章娟

大雪

◎水西

满天白蝴蝶,不断舔舐自己
有的面面相觑,追逐着
看着鸟儿瞬眈
天空的竹匾里已没了秕谷
哦,你看,就这场雪
白色覆盖慌张和荒芜,产生
坚定

所有的路都在回家

大雪义无反顾地落下
你以为它停了
它想要的世界才开始
这一身毛茸茸的冷不为别的
是为来年花期如约而至

梅在你身上绣出
一朵朵春天的向往
过去的不再,时光的锈迹
雪正在铲除,正在融化
没有谁比雪
更能让阳光溢出眼泪来

闲话“曝背”

◎陶晓跃

曝背谈天,最是惬意之事。试想三两或四五个旧时好友,以背向日,谈天说地,或是家长里短、或是既往旧事、或是道听新闻,一番碎言闲语,一段无为时光,快然自足,不知老之将至。

“曝背”一词,由来已久,成语有“曝背食芹”,乍一看,晒着太阳,吃着水芹,悠闲自在。典故出自《列子·杨朱》,说一曝背而耘之农夫,以为“负日之暄,人莫知者”,农夫自鸣得意,向妻子大夸海口,只要将这一重大发现献给君主,一定会得到重赏。乡豪闻之,笑其不见世面,谓之坐井观天的浅薄之人。此后还演绎有美芹之献、献曝之忧、野人献芹等同类成语。

这样看来,就“曝背”而言,只不过是乡野农父的田耕之趣,而这样的趣味被唐人拾到诗里,就

有了多种的意味。“掉头纱帽仄,曝背竹书光”,杜甫的“曝背”,散发书香;“何时出得禁酒国,满瓮酿酒曝背眠”,卢仝的“曝背”,迷离着酒气;“渐老知身累,初寒曝背眠”,刘长卿的“曝背”,萦绕着秋日的温情;而李贺的“曝背卧东亭,桃花满肌骨”,更是裹挟一种别样的烂漫。

值得一提的还有李颀的《野老曝背》:“百岁老翁不种田,惟知曝背乐残年。有时打虱独搔首,目送归鸿篱下眠。”“野老”,可视为诗人自况,“百岁”自然是夸张之词。诗紧扣一个“乐”字:年事已高,了无耕耘之累,一乐也;曝背向阳,安享晚年,一乐也;打虱搔首,野老憨态之可掬;目送归鸿,野老情态之栩栩;酣睡篱下,野老姿态之自然,又何尝不是野老独自所享之乐?乐

而忘忧、随遇而安,俨然一幅岁月静好的野老生活图景。

与“曝背”最为亲近的,当数“负暄”。白居易有《负冬日》一诗:“皑皑冬日出,照我屋南隅。负暄闭目坐,和气生肌肤。初似饮醇醪,又如蛰者苏。外融百骸中,适一念无。旷然忘所在,心与虚空俱。”白居易真正可谓“负暄”的知音,负暄而坐,闭目养神,自有生气起于肌肤,似饮醇厚之美酒微醺,又如冬眠之物缓缓而醒,于是,倍觉筋骨舒畅、心无尘念。“旷然忘所在,心与虚空俱”,天人合一,不可不谓人生一大境界。

无论是“曝背”,还是“负暄”,充盈的是古典的意味,连接的却是先贤们生活的天光地气,观照出的是先贤们的生活态度。

体会它们的美好,不妨一试。

再议

◎洪颜

老李最近一直在踌躇,不知道今年三十晚上怎么办,以往都是跟妹妹一家一起吃年夜饭。今年疫情防控放开以后除去几个老人以外,家里其他人都陆续“阳”了。据说“阳康”之后还有二次感染的风险,也会有传染的可能,为了保护几个老人,冬至那天他们都没回去吃饭。

老李家小区门口有个小菜场,虽然没有鱼虾,但是蔬菜品种很全,昨天老李去买菜的时候听老板

说起第二天就要回老家过年了。虽然过年还有一个多礼拜,但是来买菜的人很少,隔壁超市也是冷冷清清,生意做得不咋地,还不如早点回去,也能避开春运高峰。对面美发店的老板一个多星期瘦了十斤,年底房租、人工都要结账了,但是年前火爆的烫染高峰期迟迟不见踪影,从前总得忙到后半夜,现在连预约的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要改天再来。

李嫂记挂着要给双方老人送点年货,又怕送去了有感染的风险。在医院检测了三次核酸才把东西放在老人家门口,随身又带了消毒酒精,在水果箱子和油桶把手上喷了又喷。晚上到家打了视频电话,絮絮叨叨嘱咐老人外出要注意防护,又把吃的常备药询问了一遍才挂上电话。跟老李提起除夕的年夜饭在哪儿吃,老李叹了口气,说再议。

紫琅
诗会心窗
片羽芬芳
一叶